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
会 员 作 品

贾平凹前传第二卷：制造地震

孙见喜著

版 权 事 宜 可 联 系
chinacopyright@yahoo.cn

目录

- 第1章 送父远行
- 第2章 商州土匪
- 第3章 和三毛——缘起缘灭一瞬间
- 第4章 追寻细狗
- 第5章 在香港
- 第6章 美国之行
- 第7章 鬼才灵迹录
- 第8章 创办《美文》
- 第9章 流亡写作
- 第10章 黑色的日子
- 第11章 转战户县和大荔
- 第12章 打嫁妆的情妹妹
- 第13章 贾平凹迷
- 第14章 哈代——或者肉夹馍的故事
- 第15章 风竹
- 第16章 中国文坛大地震
- 附录之一:贾平凹文学工作年表
- 附录之二: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
- 附录之三:贾平凹获奖作品年表

第1章 送父远行

新的一年，于平凹又增添了新的悲哀。他的肝炎久治不愈，家父的胃病又时时发作。儿子住院治病，父亲不愿意到城里来打搅他。只在乡下服用中药单坚持着。他盼儿子早日出院，然后接他到西安再作一次胃镜检查。父亲的病，平凹心里清楚，三年前在第一附属医院切除胃癌时，医生讲过，术后第三个年头若冲不过，就不会再有什么指望了。今年正是第三年，他有时真害怕再领父亲进胃镜室，害怕细胞活检那个小钩子，父亲是父亲啊……

有一天我到医院看他，他说他最怕别人看他。问其故，他说，来人都说，你气色很不好呀，你要重视你的病呀……更有的来了就报告说，文学界又死了某作家，才四五十岁，正当年呀，你可要当心，这几年作家死得特多，和你一同领第一届小说奖的作家中已死了好几位……平凹说他谦逊地听着这些话，这与其说是劝慰病人，不如说是恫吓病人。他说还有一些人来了就讲，才子命短呀，你看王勃，聂耳，还有中国文坛的某某，都特灵，阎罗王一招手他们就去了！

我说，你贾平凹或许是才子，或许还不是才子。才子的能力不仅表现在超常的创造才能，更表现在抗御疾病的非凡能力，打败了乙肝病毒，你就是才子，要么你是庸人！

平凹说：我想起《庄子》上一个故事，说庄子领学生上山去观景，见一樵夫，拿着斧子绕一棵大树视察之后，没有砍这棵大树。

庄子使学生向之，其言这棵树“无所可用”，庄子就对学生说“此木以不才得终天命”，由此平凹就说，我们这些作文谋生的，其实是最不才者，因为他不会经济，发不了财，就不会有暗害；也不会科技，发明了蒸汽机或电视机有益于社会，站在最实际的物质立场上看，作家实际上是一群无用的闲人，闲人就好象那棵“无所可用”的大树，砍了它做甚？白费斧斤！

我说：你信庄子，庄子早说你不才，你留着自己好自为之吧！

平凹说：我老想着我是州河边挖地的农夫。

他又说，其实，庄子还有一个故事，他和学生去借宿，主人正欲杀鹅，鹅有二，一能鸣，一不能鸣，主人就杀了不能鸣的。庄子就给他的学生说：“鹅以不才死！”学生遂问庄子：“树以不才活，鹅以不才死，先生你是那一类？”庄子说：“我在才与不才之间，所以不才之树活我活，不才之鹅死我不死。”

我说：你是作家，能写，属善鸣，当类鹅。

他说：这一群鹅都能鸣，杀谁？

我说：声巨者活。

他说：这我就又是不才了，我的声弱。

我说：还有更弱者。

他说：那我就在才与不才之间了？

我说：你同庄子。

他说：不过我愿意声巨如豹！

我说：我知道，你还是要写。

他确实没有停笔。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写了《好读书》、《闲人》、《弃人》、《名人》等。有几篇文章后来被发行量有数百万份的《读者文摘》转载，朋友始知，平凹这架机器虽在检修，却并未停止运转。一日午后，在平凹病室，省电视台新闻部张书省正同他商讨采访事宜，突然拥进一群年轻人，大约是师大、外院、政法学院的学生。他们七嘴八舌地向平凹提出一些他关心的问题，把电视台的主任也挤到一边。挤到一边也好，张书省理解年轻人，他顺手掏出本子，记下了平凹和这群青年学生的谈话。

问：“你一年能写几部书？”

平凹答：“这不一定，有一年多些，有一年少些。”

问：“你为什么不写城市生活，光写农村生活？”

答：“我也写城市生活，但只在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中才有市民形象。目下还主要写农村，因为咱们国家还是个农业大国。所以城乡生活中的大事小事总会和农业、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自己就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对农村生活熟悉，对那里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对许多人和事都有深刻的记忆。这样，我一提笔自然就写农村和农民。”

问：“你咋不写一本大学生活的书？”

答：“大学生活不好写。我也没有现在大学生的生活。”

问：“是不是束缚太多？不敢写？怕写出乱子？”

答：“不是。这多年可以说是想写啥就可以写啥的，经济开放，文艺也开放嘛！但现在的作家可以说是谁对什么熟悉，谁对什么有兴趣，谁就写什么。”

问：“你认为文学是不是要为政治服务？”

答：“我觉得文学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为国家和民族服务，如果国家、民族，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政治是一回事，那可以说就是为政治服务。而如果把政治理解为一时一事的政策、方针、集团、派别，那就要分析了。”

问：“你敢不敢写官僚主义？”

答：“我的《浮躁》里就写到官僚主义。作家面对现实，现实中的东西可以进入文学作品，只是作家的态度有褒有贬罢了。”

问：“你是怎样把作品中的人物心理活动写得那么传神的？”

答：“靠推理，靠联想，合理的能够让人信得过的推理、联想。有一句俗话叫‘将心比，都一理’，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其人的共性，写出了共性就引起了共鸣，再加上人物独特的个性，读者读起来自然就感到作品中的人物真切活脱了。”

问：“你的散文《丑石》实在令人过目不忘，你老家门前，真有那块丑石么？”

答：“没有”。

问：“那这块丑石是假的，编的了？”

答：“假的你怎么信以为真？可见文学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要说编，文学作品都是编的，编在创作上叫虚构。纯粹的真实不是文学，只能是新闻。当然，编不能违背事物的内在规律，不能凭空捏造，如果我把这块天上下来的丑石写成天上下来的一块泥巴，你信吗？”

问：“中国文学不能走向世界的原因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回为中国文学的情况很复杂，从《诗经》、《史记》到《红楼梦》、《阿Q正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条条框框也极多，加上我们民族近代以至现当代都与世隔绝，老大自居，多少年和世界不大沟通，人家总是隔着窗纱看我们，对我们的理解不太清晰。据说，许多外国人读中国的文学作品都是从情报学的角度来看的，他们觉得这儿很神秘，先想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有所了解，还没有达到对我们的作品进行艺术欣赏这样一个层次，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问：“是不是我们的作品多写一点人性就会好一些？”

答：“写人性是19世纪外国文学的宠儿。目下的中国文坛和世界文坛都挺复杂，大约很难用一个什么概念术语把它概括起来。当然，文学作品要是没有了人性，失去了人性味儿，那几乎可以说，就不成其文学了。”

问：“那抽象派、现代派，还有朦胧派，是不是文学的方向？”

答：“我看不能这么说。方向很难估摸，比如现时的中国读者就喜欢纪实文学。但不能说这就是方向，我说了，文坛很乱，这个

乱不是混乱，而是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有时简直让你无所适从，就好象大街上的新潮服装，流行色，可以说瞬息万变，你稍不留心，就跟不上趟了。”

问：“你写东西累不累？”

答：“现在的东西难写的很，作家想给读者献上一些好东西，就得下死功夫，有人比喻说评论家在屁股后边赶得人连撒尿的空儿都没有，可见多么紧张。你不得不 断往前赶，不拼命就出不了好作品，现在读者的胃口越来越大，欣赏的层次越来越高，别说你退后，就是原地踏步读者也不买你的账。你的作品次一点或有人想糊弄读者，他们会骂娘，会让你冷落，何况评论家又在那里瞪着眼睛瞧你，你那里敢坐在屋子里随心所欲地胡乱编造？”

问：“你现在有什么写作计划？”

答：“现在住院了，医生不允许我丝毫劳累。有时实在憋不住了，就写一点千把字的散文，或杂文随笔。”

问：“你也可以写医院，写写你的病呀？”

听到这里，张中省不得不插话，平凹也累了。他告诉这群学生：“平凹写了一篇很长的散文叫“人病”，发表在《文汇报》上吧，那里边就写了医院，写了自己的病，很幽默，很深刻，是一副耐人寻味的世相图，刚才你们谈到的人性、人情、人生辛酸，世态炎凉，里边都有了。时间似乎在去年12月吧？”

平凹说：“是12月24号的《文汇报》，我记得是在毛主席生日的前两天。”

在医院，有些住院的病人，晚间迷恋打牌娱乐，他就给这些病友讲，住院最好是读书。有人便反驳说：“这年岁，书越读得多越穷！”他说：“那是富穷。不读书的富人是穷富。”他看重读书人精神上的富有却不在乎物质上的贫穷。

平凹看重精神。他也坦率承认读书人在生活中的窘迫和孤独，他说：“好读书必然没有好身体，一是没钱买蜂王浆，用脑过多头发稀落，吃咸菜牙齿好肠胃虚寒，二是没权住大房间，和孩子争一张书桌，心躁易患肝炎；三是没时间，白日上班，晚上熬夜，免不了神经衰弱。但读书人上厕所时间长，那不是便秘，是蹲坑读书；读书人最能忍受老婆咕囔，也不是脾性好，是读书人入迷两耳如寒。吃饭读书，筷子常会把烟灰缸的烟头送到口里，但不易得脚气病，因为读书时最习

惯抠脚丫子。”

他描写读书人的形象是：可怜都是蜘蛛般的体形，都是金鱼似的肿眼，没个倾城倾国貌。只有多愁多病身。读书人的病有读书病的药，药不在《本草》而直接是书，一是得本性酷好之书，二是得急需之书，三是得未见之书。但这药医生常不用，有了病就让住院，住院也好，总算有了囫圇时间读书了。所以，约伙打架，不必寻读书人，那鸡爪似的手没四两力，要欺负也不必对读书人，老虎吃鸡不是山中王。读书人性缓，要急急不了他，心又大，要气气不着，要让读书人死，其实很简单，给他些樟脑丸，因为他们是书虫。”

传染病院附近便是村庄，平凹傍晚散步，由不得就到了村子，他不是要去闻牛粪，听鸡鸣，也不是去讨包谷糝子洋芋酸菜，他是要去看村人下棋。村人下棋，观者甚众，个个心直口快，见弈者棋路平庸，便一哇声喊：“臭棋！”，弈者有涵养，笑着我行我素，及至输了，起身弹灰，拱手向那骂“臭棋者”说：“你来你来！”也有缺少涵养的，有人肩扛一袋面路过棋摊，听两方弈者相争，忍不住看了一眼棋局，见正在难解处，就执意给弈者指点，弈者不采纳他的意见，反来讥笑，双方互骂“臭棋”，接着又连累到爹娘，就双双撕打，口鼻出血，一袋面

粉也撒了满地。

平凹看这些，不是看谁的棋路高明，而是要悟出一些由棋理而展开的道理。他在《弈人》中写道：“中国古称礼仪之邦，人们做什么事都谦谦相让，你说他好，他偏说‘不行’，但偏有两处撕去虚伪，露了真相。一是喝酒，皆口言善饮，李太白的‘唯有饮者留其名’没有不记得的，分明醉如烂泥，口里还说：我没有……真没醉……倒在酒桌下了还是：‘没……醉……醉！’另外就是下棋，从来没有听过谁说自己棋艺不高，言论某某高手，必是‘他那臭棋篓子呗’！所以老者对少者输了，会说：‘我怎么去赢小子？男的输了女的，是‘男不跟女斗嘛！’找上门的赢了，主人要说：‘你是客人嘛’！年龄相仿，地位等同的，那又是：‘好汉不赢头三盘呀！’

“象棋属于国粹，但象棋还没围棋早，围棋渐渐成为高层次的人的雅事，象棋却贵贱咸宜，老幼咸宜，这似乎是个谜。围棋是不分

名称的，棋子就是棋子，一子就是一人，人可左右占位，围住就行，象棋有帅有车，有相有卒，等级分明，多有限制。而中国的象棋代代不衰，恐怕是中国人太爱政治的缘故吧？他们喜欢自己做将做帅，调车调马，贵人者，以再次施展自己治国治天下的策略，平民者则作一种精神的享受，以致词典上有了‘眼观全局，胸有韬略’之句。于是也就常有‘某某他能当官，让我去当，比他有强不差！’中国现在人皆浮躁，劣根全在于此。古时有清说之士，现在也到处有不干实事，夸夸其谈

之人，是否是那些古今存在的欢弈人呢？所以善弈者有了经验：越是观者多，越不能听观者指点：一人是一套路数，或许一人是雕龙大略，三人则主见不一，互相抵消为雕虫小技了。”

阅读贾平凹这一时期的散文，感觉上大不同于《月迹》那批散文，更不同于《商州三录》、《陕北游记》那一批散文。综观贾平凹100多万字的散文作品，大体上有三级跳式的发展轨迹，这就是：哲理——风情——世相，迭次跃进，三段分明，八十年代初的《月迹》及其后的《心迹》、《人迹》、《爱的踪迹》等，于阴柔冷光之下，照射出一个个人生哲理，他欢察一粒沙，一滴水，于细微尘屑之中撞响洪钟大吕，又文笔华美，彩章迭出，所以这些散文中不少篇章被大中学教材选作课文，因为无论语法、章法、修辞练意，皆完美合谐，精当备至。到1985年前后，他笔锋一转，大笔命抒写商州风情，先有初录，再有二录三录；后又深入大漠，游历江南，陆续推出了《关中游品》、《陕南游品》、《陕北游民》、《丝路游品》、《南国游

品》等，其游迹所至，皆着眼于民俗风情，因为风情是文化的沉淀，是一方地域从地理环境到历史人文的综合体现，捉住了风情，等于捉住了此地文化的骨骼，也就捉住了一个群落人的特质，这恰恰是分解中华民族细部再放大观察的一种方法，细部看透了，内在结构弄明白了，再宏观中华民族，把脉探疾也好，扬古训先贤也好，将不会大谬。说穿了，这是他写大作品的过渡。

到“世相”这一批散文，平凹已不专注于讲述一个故事，或洞察一个幽微，他的笔力对生活作拉网式过滤，其要捕捉的，是现实社会的世态相，众生相，其最终描绘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相。精神弥漫于世态，世态隐匿于风情，风情物化于草木沙石，这样，贾平凹的散文大厦，一开始就筑基于民族的岩石，他决不是东放一炮西打一枪的盲目角色，他更不是流行女散文家那种“婆婆妈妈，琐琐碎碎，情情爱爱，梦梦呓呓，叨叨唠唠”的十字文风。贾平凹立得起，又割得断，抛得远，又招得来，他有自己体系化的构想和审美个性。他的大厦是世

平凹于 1989 年 2 月由市传染病医院转到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院治疗。4 月 19 日，平凹应邀赴无锡参加首届全国优秀散文（集）颁奖大会。他于 1984 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爱的踪迹》获优秀散文一等奖。到无锡，不能不游太湖。他随一群男女去了，人家乘舟泛湖，他只在湖边石头上呆坐。时近傍晚，湖面上晚霞燃烧，他的心中就有了万千的幻想。“看湖里的小船上临风立几个细腰女，真令人担心在船的渡晃中那腰要闪断，一握之躯，能

受用得了几碗饭呢’听她的细言颤语，舌尖缠绕，柔若蚊鸣，这多是腰太细的缘故吧!” “想那英雄的范蠡在金雕玉琢的船上，置一点酒菜，抚一把檀扇，有美人在旁，衣若云飞，眉如远山，清妙似踏波仙子。那是何等的适意。.’ “太湖是美人的湖啊’ ”

看这里遍地皆水，他就想起在西北某地人们为争如尿的细流而械斗，流的血比得的水还多，就嗟叹“雄性的太阳在西北，阳亢得如一只火刺猬，那粗硬尖锐的光刺直扎着烤炙，便有了沙漠的灰烬和焦枯的石山。西北和东南如此不同，这真是上占神话中的共工与颡项混战的结果吗?天柱折，西北倾，同月就移之吗?天柱折，东南陷，流水便聚之吗，如若不是，那么羿射的一定就是东南的太阳，禹疏的一定是西北的流水!羿，可恶的持弓鬼，把太阳撵到西北，而大愚的禹怎么能西北的水一尽儿全疏走呢?被世代传颂的女娲原来工作得并不完满和彻底!”

平叫在鼋头渚上寻找，寻找那鼋龟背上可作占卜的相纹，连一处莲草电拨开看了，什么也没有，历史的尘埃把人问的一切缝隙都糊上了。眼前唯有空阔浩渺，潮湿的水汽一扑楞一扑楞把他的眼睛浸湿：郭沫若有诗赞此地云：“信步上鼋头，电丘水面浮。四周横黛浪，万顷泛金沅。范蠡祠就在，女夷风正遒。光明无上处，帆影与归舟。”身处这吴越故地江南水乡，看美女如云花果飘香，文人墨客舒不尽胸中的赞语，导游小姐一直在耳边灌输，左一个“水网中心”，右一个“鱼米之乡”，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这在高小的地理课本上写

着，而面积有两千四百多平方公里，他无法想象到底有多大，但这总是个不小的数字！

然而，平凹一口咬定：“原来是一滩水而已。”

在他回到西安，我问他此行感想，他仍然是这句话。我说你没看出名堂，他说：“名堂不少，全是水和女人的名堂！”他甚至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

平凹游太湖是在 1989 年的 4 月 23 日午后。

颁奖大会之后，他随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到上海，他的散文《人病》获《文汇报》优秀作品奖，他应邀领奖。因拙于应酬，他没敢大肆活动，只住两宿，于傍晚日暮到街边溜了一下。印象是：人挤人。

他弱小，受不得挤，就决意要回去。

这是贾平凹有生以来第一次东南之行。有人让他评价中国第一大城市，他说：“到了上海而未逛上海。”

回到西安，经过几位主治大夫的商议，决定让他出院疗养。医院住得久了，人心理上有一种压抑。出院了，似乎仍然不行，没有医生护士在身边，制约失去，一时便自由放任。无奈，在望织的安排下，在朋友的劝说下，他再次住进了西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但情况并不十分好，因为这家医院位于西五路繁华地段，不少人士上街散个步儿一抬脚就到他的病房，病房成了各界人士高谈阔论交流信息的公共场所，别说治，连起码的休息也难以保障。因为交通方便，外

地文化界的朋友但凡路过西安，就被人领来见他。像上登峨眉山必见猴子一样，参观贾平凹成了招待朋友的一个保留节目。

惟有逃。到立新街那个小窄巷午休，到湖湖巷那个羊肉摊吃羊脸杂碎，似乎他没有正儿八经在这里住过。4月上旬，平凹强烈要求出院，至此，他结束了这一阶段180余天的病床生活。

5月3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消息：贾平凹获全国青联十大杰出委员之一。

五月，写新体小说《太白山记》。《太白山记》由二十个短篇组成，作品以秦岭主峰太白山地区的历史文化为背景，从禅的角度审视人生和社会，以实写虚，观微知著，“应无所住”，又灵犀一点，明明写小儿发现母亲偷情，却标题为《寡妇》，明明写儿媳野合生子，偏取名《公公》，以妻子心理变态写儿子题名却叫《丈夫》，整个作品弥漫着神秘主义的氛围。作品发表后有评论家称之为“新聊斋”又有评论家称为“禅宗体小说”。贾平凹自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是比我病前的作品少了几分浮躁气。”

在贾平凹的眼里，太白山就是一堆石头，这堆石头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有了某种遗传上的联系，拙拙怪怪，黑黑瘦瘦，又智智慧慧。在他的心目中，似乎对石头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别说他收藏的那一屋子各色各类的石头，就是连脚下这个地球，他似乎也怀着钟情，他曾对四川作家金平说：“你们别怠慢了石头，人可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古人穴居要石，女娲补天要石；从猿到人最初的工具是石斧石铤，最早的兵器是石刀石矛；黄钟大吕追溯回去是石鼓石磬，彩

绘雕塑倘若还原必是崖画石雕；稻麦脱粒始于石碾为石磨，活字印刷发轫于石版石印，连女人身上的胸饰项链也缘于爱美的祖先用葛藤串连起的石珠石片！美国的航天飞机拍照片，从茫茫太空往下看，连我们的地球，不也是大大一只石球！天石演化，成全了芸芸众生；顽石不语，却是整整一个宇宙人生！我们亘古不变的文化传统也是千击万凿的一块巨石。人坚韧，褒你‘滴水穿石’；人固执，贬你‘顽石不化’；人发警语，誉例‘石破天惊’；人蠢笨，糟踏你‘呆若木石’。巧匠能工，敢凿石为虎，两千年过去，一尊著名的卧虎还叫你叹为观止；而帝王将相府中墓前的碑石雕石，甚至石俑随葬，也是想功垂万世。一块石头，一片沧桑，一块石头，一部历史。宇宙人生，艺术文学倘能有经石般的魅力，该有多好！”

应众先生在权威刊物《中国图书评论》1992年第5期上发表评论认为：读了《太白山记》，“可感受到，一是他由对具体现实的社会形态的关注，转向对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本质和人的生存形态及其价值的形而上的思悟；二是在表现形式上更为随意自在，作品的意境更趋简谈疏旷。”“《太白山记》共20篇，无统一的体例和主旨，有的谈玄说鬼，近于《聊斋》的‘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有的搜索奇异，颇似六朝‘志怪’体；有的琐闻杂识，犹如齐东野语；有的蕴藉隽

永，酷似禅门机锋。然而，佛理禅趣却程度不等地弥漫其间，既有文学表现技巧上的借鉴，更有禅理佛学的渗透。这在以强调理性精神为特色的新时期小说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应先生还认为：“贾平凹并非是在《太白》中简单地重复人生如梦幻的佛教义理。而是借用禅佛独特的思维结构和观察视角，以现代意识去探究审视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和生命的本质。尽管它未必能给出最科学、最深刻的观察结论，但却无疑能为文学多侧面地反映人生开启一扇独特的窗口。尤其在西方现代哲学困扰于后工业化社会的顽症痼疾而向东方思想文化靠拢倾斜的当今，禅佛的某些思想智慧，对辨识、调整人类某些盲目的意欲冲动，仍不失可借鉴之处。因而，《太白》正是贾平凹在现代理性精神照耀下，批判地吸收佛学的合理内核的大胆尝试。”“这组小说以现代人更为开阔、深邃的眼光来审视

人的生存价值和人类自身不可避免的弱点，承认人类社会只能在历史的二律背反中艰难地跋涉前进。因而它在批判思考中不乏宽容与谅解。”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机关刊物《文学评论》杂志在次年第五期发表了樊星的长篇论文《贾平凹：走向神秘》。论文引用德国评论家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一书中的观点，认为“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是否因为艺术家由于自己的疾病而产生一种扩大的，不寻常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非显露不可”时候产生极有艺术个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爱伦坡、尼采、勃朗特姐妹，等等，他们“虽然因为精神疾患的倾向而爱上了文学，文学又是战胜这些疾病的结果。”（引自英国人赫伯特·里德的专著《夏洛蒂和艾米莉·勃朗特》）樊先生注意到了《上海文学》89年8月